

中国历史小丛书

历代农民起义史话

合订本
(上册)

中华书局

中国历史小丛书
历代农民起义史话

合订本
(全二册)

中华书局出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1/32·16 3/4 印张·2 插页·339 千字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0,001 - 20,000 册
统一书号: 11018·1314 定价: 4.5 元

编者的话

中国历史小丛书是一套普及性历史知识读物。其选题范围主要包括商代以前的文化，古代著名战役，重要历史事件和历代农民起义；名胜古迹史话，名城史话，经济、文化专题史话，以及历史上的著名人物，如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军事家、科学家、旅行家等。在编写上力求史实准确，内容丰富，文字通俗，篇幅短小，图文并茂，雅俗共赏。

根据读者需要，我们在出版单行本的基础上，把古代史部分的选题，按内容分类，编为合订本，从1982年起陆续出版（合订本篇目详见本书附录）。

这本《历代农民起义史话》，把秦朝末年陈胜、吴广起义，到清代苗民起义、白莲教起义等十三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汇为一编，较为详细地叙述了发生上述起义的历史背景和原因，起义的发展经过和起义英雄的功绩、贡献，分析了这些起义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和失败的原因，为读者了解历代农民战争史提供了方便。明代葛成反对税监的斗争，反映了工人阶级先驱者在反封建斗争中的英雄气概，现附于本编，以资参考。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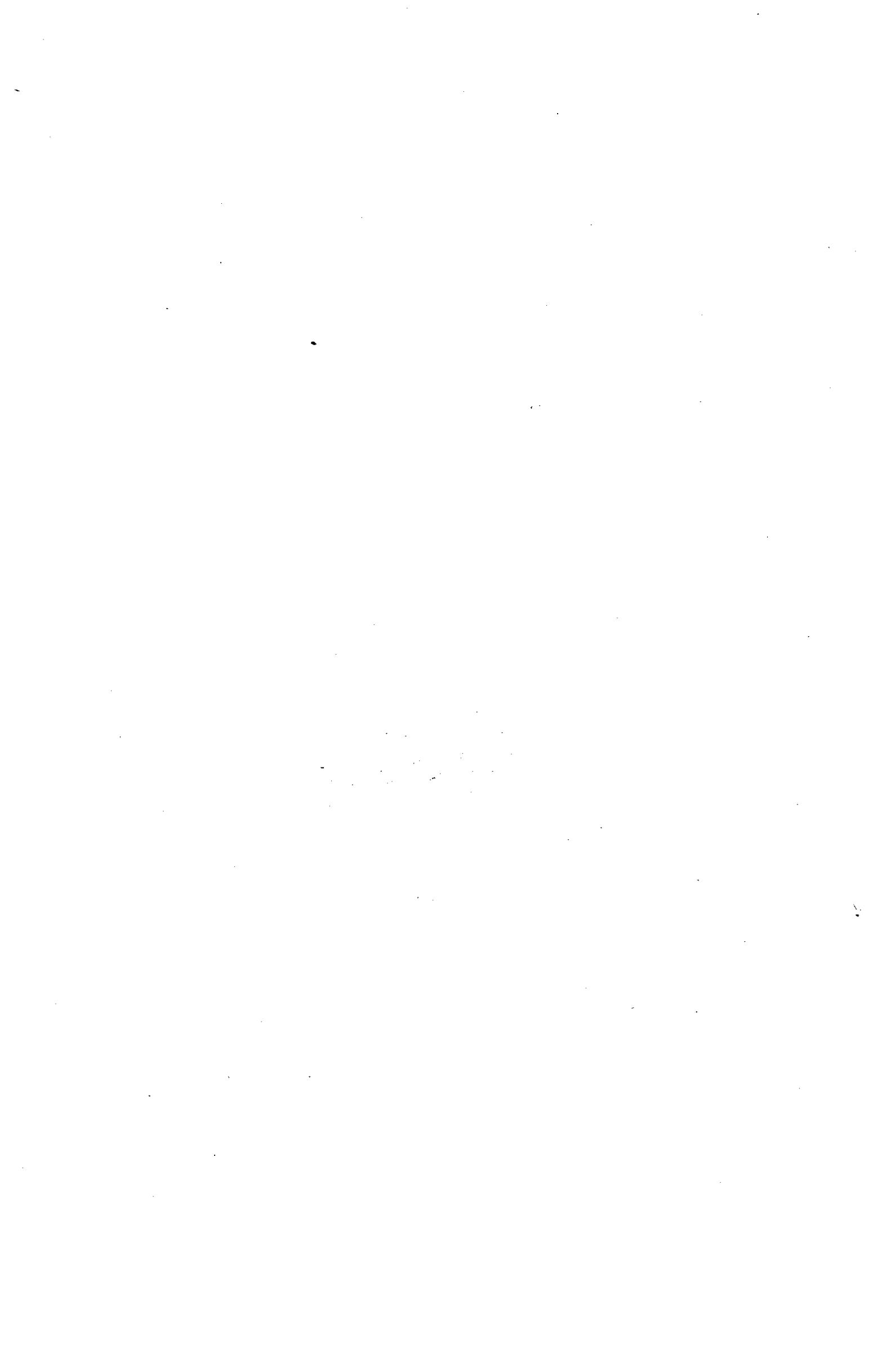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陈胜吴广起义 | 崔高维(1) |
| 绿林赤眉起义 | 陈 振(31) |
| 黄巾起义 | 罗秉英(75) |
| 隋末农民战争 | 万绳楠(109) |
| 黄巢起义 | 宁 可(135) |
| 王小波李顺起义 | 师道刚 崔凡芝(179) |
| 方腊起义 | 胡大冈(213) |
| 钟相杨幺起义 | 单远慕(241) |
| 元末农民大起义 | 郑英德(293) |
| 刘六杨虎起义 | 任雪芳(331) |
| 李自成起义 | 严绍鑑(359) |
| 清代苗民起义 | 南炳文(415) |
| 清代中叶的白莲教起义 | 夏家骏(451) |
| 葛成起义 | 廖志豪 李茂高(489) |

附录：中国历史小丛书合订本篇目

陈胜吴广起义

崔 高 维





从前有一句话，说的是“官逼民反，逼上梁山”。老百姓吃得饱，穿得暖，安居乐业，当然不会舍掉身家性命，起来造反的；实在生活不下去了，他们才迫不得已铤而走险，起义反抗的。秦朝末年的时候，当时统治阶级不管人民的死活，实行敲骨吸髓的经济剥削和无比残酷的政治压迫，广大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，终于逼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。

英雄自古出草莽。领导这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，是两个普普通通的穷苦农民。一个名字叫陈胜，字涉，原籍是阳城（今河南登封县东南告城镇）；一个名字叫吴广，字叔，祖居阳夏（今河南太康县）。

陈胜家里很穷，世世代代靠种田生活。到了陈胜这一辈，生活可就更加困苦了。为了养家糊口，陈胜从少年起就当了雇工。成年累月，走东串西，到处去扛活。虽然终年劳苦奔波，流血流汗，到头来只是养肥了地主，自己的妻儿老小照样是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挨饿受冻。陈胜虽说人穷，却很有志气，也极有胆识。他不甘心忍受当牛做马、饥寒交迫的生活，总是希望世道会发生变化，让那些和自己一样的穷苦人都能过上好光景。

有一天，陈胜和伙伴们照常五更天下地，干了大半天，人人都又累又饿。陈胜索性放下手中的活计，走到田埂上去歇歇手脚。伙伴们见状，也都丢下工具，围拢过来。陈胜看着他们一个个不人鬼不鬼的饥黄面容，一股同情之心油然而生。

他烦恼忿恨了好长一会儿，忽然对伙伴们冒出了一句话：“如果富贵了，咱们谁也不要忘记谁。”伙伴们听了这句没头没脑的话，一下子都闹愣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家才苦笑着说：“你是个雇工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有什么富贵可言呢？”陈胜叹了口气，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唉，燕雀怎么会知道鸿鹄的远大志向呢！”在场的人都认为陈胜又在胡思乱想，他说的话，谁也没有往心里去。可是这话说过没有几年，陈胜不但真的富贵了，而且成为天下赫赫有名的陈胜王了。

一、天下苦秦

秦始皇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封建帝王。从公元前230年起，到公元前221年止，他用了整整十个年头的功夫，才灭掉六国^①，统一天下，结束了战国以来二百多年诸侯混战的动乱局面，建立起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。秦始皇在位的时候，统一了法律、文字、货币和度量衡，做了许多有利于国家统一的事情。秦朝建立以后，老百姓都以为从此算逃离了战国之苦，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刚刚跳出了水坑，马上又跌进了火海。

秦朝的徭役无比繁重，除了正常的宿卫、戍边、屯田以外，最沉重的负担是土木兴建和水陆运输。据史书记载，当时的徭役“三十倍于古”。老百姓经常是今天干这个，明天又去做那个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竟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在服徭役。

^① 六国是指战国（公元前475年——前221年）时期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等六个诸侯国。

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不久，就开始在都城咸阳（今陕西咸阳东北）和全国各地兴建几百处宫殿。其中规模最宏大的是渭水南岸的朝宫。单是它的前殿阿房宫，东西就有五百步宽，南北五十丈长。宫中可以竖立五丈高的大旗，可以容纳上万人。这几百处宫殿，在那小农经济，手工劳动，技术又落后的时代，所耗费的人力、物力和财力，是相当惊人的。羊毛终归出在羊身上。这几百处宫殿的一砖一瓦，一梁一柱，无不沾满了人民的血汗。

秦始皇还在骊山（今陕西临潼县东南）为自己建造陵园，供他死后享用。陵园由占地二十五万平方米的巨大地宫，高一百多米的雄伟丘冢，周长四千多米的内城垣，周长六千多米的外城垣，以及长三千五百多米的防洪大堤和为数众多的兵马俑坑、陪葬坑和陪葬墓等所组成。

这座巨大的陵园，所用的原材料不但种类繁多，数量浩大，而且来自全国各地，采运极其困难。仅是砖瓦一项，就用去了数千万件。因为修建宫殿和陵园，两湖、四川等地的良材几乎被伐光。石料巨大而又沉重，开凿和搬运都十分危险。运石民伕一边拉纤，一边喊着凄楚的劳动号子：“运石甘泉口，渭水不敢流，千人一唱，万人相钩。”不知有多少采石民伕葬身高山，也不知有多少运石民伕长眠河谷。

地宫是秦始皇死后居住的地方，建筑也更为奢侈华美。地宫里面一色装上质地坚密的“纹石”，用来堵截地下水。而后再涂上“丹漆”，防止反潮。宫顶上镶嵌着闪闪发光的宝石，象征着天上的日月星辰；地面上灌注了一道道水银，装饰成江河大海。这五颜六色，在“人鱼膏”作燃料的长明灯照耀下，其景

象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至于陪葬物品之丰富，真是罄人间之所有。已经发掘出的三个兵马俑坑，出土的同真人差不多大小的陶俑、陶马就有七千多件。这些秦始皇死后的卫队，所用的青铜兵器和车马器多达十万件左右。贵重物品的埋葬情况虽然没法估算，可是我们知道，项羽攻进咸阳后，凿开秦始皇陵，用三十万人搬运墓中的宝物，一个月也没有运完。

有人作过统计，陵园仅仅土方工程一项，即费工一亿七千数百万。如果加上采运原材料，烧制砖瓦，制作大量的陪葬品，营造地下和地上建筑，工程量还要高出几倍。怪不得几十万刑徒三十多年也没干完。

修建陵园和阿房宫，朝廷就征发了七十多万刑徒。除此以外，北筑长城，用了四十多万人；南戍五岭，派了五十多万人；再加上守卫咸阳，搞水陆运送粮草的，役使的总人数估计在二百万人以上，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，远远超出了广大农民所能负担的程度。由于青壮劳力去服役，大量农田荒芜，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，出现了“男子力耕不足粮饷，女子纺绩不足衣服”的狼狈局面。被征服役的人，不是死于劳作，便是亡于道路。谁摊上了徭役，就如同被判了死刑。人民不堪徭役之苦，逃亡和反抗的事件屡屡发生。

当时的田租也十分沉重，竟“二十倍于古”。农民收获物的绝大部分要做为地租交给地主。国家佃农领受的土地，没有劳力耕种，也照样交租。此外还有人头税、盐铁税等等。在沉重的赋税重压下，小农经济破产，广大农民家破人亡。很多庐舍村落既无生苗立树，也听不到鸡鸣犬吠之声。人民冻饿而

死的，多得以沟计量。农民不堪赋税之苦，抗租抗税的斗争时有发生。

秦朝的法网也极端严密。人民稍有不慎，不是违犯法令，便是触动禁忌。轻者被投入监牢，罚做苦役。重者处以残酷的肉刑，有的脸上刺字，有的割掉鼻子，有的摘除睾丸，有的截去双脚。最重的是死刑，有砍头、腰斩、车裂、灭三族等。当时穿着赭色衣服的犯人，随处可见，监狱多得无处不有。

统治者的随意妄杀，更是惨不忍闻。一些儒生因为议论了秦始皇几句，就被全部活埋。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为秦朝天下担忧，劝说了秦始皇几句，便被打发到边地去监军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当时的地方官吏也是生杀由己。有个范阳（治所在今河北定兴县南）令，当县令十年，经他手处死、判刑的，多得数不清。朝廷却认为：杀人多的是忠臣，刮民毒者是良吏。在暴政的摧残下，只弄得“人与之为仇，家与之为怨”。

公元前 210 年，秦始皇在东巡中病死于沙丘平台（今河北广宗大平台），遗命长子扶苏继承皇位，小儿子胡亥伙同赵高等人，害死扶苏，夺得了皇位，这就是秦二世。

秦始皇下葬以后，二世命令无子的嫔妃全都殉葬。又关闭墓道门，将工匠全部困死在墓中。他不但继续修建阿房宫，还征调勇武之士五万人“屯卫咸阳”。为了让咸阳的狗马禽兽有吃的，他下令各郡县向咸阳运送粮草，民伕要自带食粮，不得吃咸阳周围三百里内的五谷。在赵高等人的怂恿下，他又“更为法令”，罗织罪名，杀掉兄弟姊妹二十多人，还有一批文臣武将。二世在位的时候，“法令诛罚，日益刻深”，“赋敛愈重，戍徭无已”。政治的黑暗已达极点。因此，二世皇帝的宝座还

未坐暖，陈胜、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就爆发了。

二、大泽起义

公元前209年(秦二世元年)秋七月^①，朝廷下令征发贫苦农民，到远在数千里外的渔阳(今北京密云县西南)去戍守边防，陈胜、吴广等九百人也在应征之列。上面派了两名县尉(负责一县军事的武官)押送这批戍卒。这两个县尉虽然都是酒囊饭袋，寻清闲却很有点办法。他们见陈胜、吴广在戍卒中的人缘不错，又很会办事，就委派陈、吴二人做了屯长，将行军、宿营等一应杂事全都推在了陈胜、吴广身上。

这支老弱不齐、破衣烂衫的队伍，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，急如星火，向渔阳进发。当时正是初秋季节，阴雨天来到。队伍刚刚走到蕲县以南的大泽乡(今安徽宿县东南)，便遇上了大暴风雨，一连数天，下个不停。山洪暴发，冲毁了桥梁和道路，到处都是一片汪洋。队伍无法行进，都被围困在泽国水乡。

军情紧急。误了行军期限，按照朝廷的法令，就要处斩。戍卒们个个心急如焚，都在为前途和生命担忧。行军期限已经耽误，就是冒雨赶去，终归是去送死；衣服行李全被雨水打湿，干粮也已发霉，住无住处，吃没吃的。进是死，不进也是死，死亡在威胁着每一个人，每个人的心里都蕴藏着反抗的怒火。

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，陈胜和吴广私下商量道：如今逃跑是个死，暴动也是个死，同样是死，我们豁出这条性命，为起义而死，行不行？陈胜胸有成竹地分析了形势，他说：“天下

^① 秦朝历法以十月为岁首。

百姓苦于秦朝的暴政已经很久了。我听说二世是秦始皇的小儿子，不该立为皇帝，应当继承皇位的是长子扶苏。扶苏因为多次劝谏秦始皇宽刑少杀，被赶去北边监军。有人说扶苏根本无罪，三世却把他害死了。百姓只听说扶苏贤明，却不知道他已经死了。项燕是楚国有名的将领，多次立下大功，又爱惜士卒，在秦灭楚的时候不幸阵亡，楚国^①人都很怀念他。有人认为他死了，有人说他逃走了。现在我们起来造反，如果借重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，首先起事，倡导天下，响应的人必然会有许多。”陈胜和吴广一向很谈得来，陈胜说的一番话，吴广都很赞成。

行事之前，两个人又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，先去问卜。算卦先生问他们占卜什么事，陈胜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。于是，算卦先生迎合他们说：“二位所卜之事皆成，而且有大功。虽然是这样，二位是不是再去祷告一下鬼神？”听了卦意，两人都很高兴，付了卦金，就兴冲冲地走了。两个人一边走一边在想：算卦先生让我们去祷告鬼神是个什么用意呢？走了一段路，两个人恍然大悟：“这是教我们凭借鬼神的力量，先去威服众人啊！”于是，二人一边走一边安排了下一步的行动。

戍卒们断了粮，纷纷到市场上去买鱼充饥。陈胜、吴广在一方绢帕上写了“陈胜王”三个鲜红大字，又把绢帕塞进鱼腹中。戍卒们买了这尾鱼，剖开鱼腹，发现了帕上的字，感到非常惊奇。

傍晚的时候，细雨如丝，云重天黑。吴广乘众人不注意，

^① 古国名。春秋时疆域西北到武关，北到今河南南阳，南到洞庭湖以南。战国时疆域又有扩大，东北到今山东南部，东南扩展到今江苏和浙江。

人不知鬼不觉地踏进了驻地近旁的一片茂林中，闪身躲进一座断壁残垣的神祠里，捡一块雨淋不到的干爽地面隐蔽起来。入夜，吴广点起了一堆篝火。这时候，瑟索在草棚中的戍卒们正三一群、两一伙地谈论着“鱼腹丹书”的事。忽然有人发现了火光，在树林中忽隐忽现。接着又从林中传来了象是狐狸的嚎叫声。初时听得不甚分明，大家倾耳细听，隐隐约约听见了“大楚兴，陈胜王”几个字。狐狸居然讲起了人话，戍卒们都惊恐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戍卒们一边神秘地交头接耳，一边用奇异的目光暗中望着陈胜。这些事情只有两个县尉不知道，因为他们坐在屋子里喝得醉醺醺的。

陈胜、吴广见第一步行动已经奏效，便等待时机，采取第二步行动。吴广平时很会体贴戍卒，同戍卒们相处得很好，有什么事情，大家都愿意替吴广出力。吴广凭借这点有利条件，乘两个县尉喝醉了酒的当儿，当着他们的面，多次在戍卒中扬言自己要逃跑，用来激怒县尉，让他们惩罚自己，借以引起戍卒们的公愤。

两个县尉对逃跑的事本来就很头疼，一见身为屯长的吴广也鼓动逃跑，立即火冒三丈，又借着点酒意，不容分说，将吴广放倒在地，当众鞭打。戍卒们都为吴广捏了一把汗，不少人从旁替他讲情。两个县尉正在火头上，半句也听不进去。吴广伏在地上，一边受刑，一边不住声地叫嚷：“打吧！你们打吧！打不死我就跑！”两个县尉大怒，一个唰地抽出佩剑，要杀吴广。周围的戍卒马上假装上前劝阻，保护吴广。吴广乘机一跃而起，一把夺过县尉手中的佩剑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刀光一闪，县尉的人头早已滚落在泥水中。站在旁边的陈胜

大喊道：“弟兄们，杀掉赃官！”话音刚落，戍卒们一拥而前，七手八脚，把另一个县尉也干掉了。

正当戍卒们都在想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，陈胜站到高处，集合戍卒说：“众位在这里遇上了暴雨，全都耽误了行军期限，按照朝廷的法令，误期就要处斩。即使侥幸活命，守卫边塞也会死去一大半。壮士不死则已，要死，也要干一番事业，那些主侯将相难道是天生有种的吗！”

戍卒们早就想反抗了，现在又杀了朝廷命官，罪上加罪，更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。陈胜的一番话，说到了每一个戍卒的心坎上。几百人的队伍立刻沸腾了，千百双手臂高高举起，象山洪爆发一样高呼：“好啊，我们听您的，快说怎么干吧！”陈胜见群情激愤，立即袒开右臂，高喊道：“不怕死的，袒开右臂！”只听呼啦一声，几百名戍卒全都露出了瘦骨嶙峋的右肩膀。陈胜宣布：我们是公子扶苏、楚将项燕领导的队伍。接着，命人把写有“大楚”二字的战旗，高高竖立在堆好的土坛前。几百名戍卒面对自己的战旗，发出了“伐无道，诛暴秦”的庄严誓词。又从泥水中捞出两个县尉的人头，隆重地祭祀了战旗。

戍卒们从来就把陈胜、吴广看成是自己的主心骨，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先听听他们二位的想法。杀掉两个县尉以后，戍卒们更加敬重他们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，再加上“鱼腹丹书”、“篝火狐鸣”的启示，大家一致推举陈胜做将军，吴广为都尉。陈、吴二人按照军事编制，重新组织了队伍，委派了各级领兵将校。这支农民起义大军，在陈胜、吴广两位领袖的率领下，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，首先卷起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革命风暴，展开了一场英勇而又悲壮的反秦斗争。

三、张楚陈王

这支用棍棒当武器，用竹竿挑战旗的起义大军，很快便攻占了大泽乡，并且一举拿下了蕲县。为了扩大起义的战果，陈胜将起义军分成东西两路，攻取蕲县左近地面。一路由符离（今安徽宿县东北）人葛婴率领，进军蕲县以东郡县，先解除后顾之忧；一路是主力部队，由陈胜、吴广亲自指挥，向蕲县以西推进，目标是攻占陈县（今河南淮阳县）。两路大军在各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，高屋建瓴，势如破竹，进展相当顺利。西进的一路，仅仅十天左右功夫，便接连攻下了铚（今安徽宿县西南）、酂（今河南永城西南）、譙（今安徽亳县）、苦（今河南鹿邑县东）、柘（今河南柘城西北）等五座城镇，真是过五关斩六将。起义军所到之处，深受群众的欢迎，很多人自动投奔起义队伍。当起义军攻打到陈县城下的时候，已经拥有战车六七百辆，骑兵一千多人，步卒数万人。

陈县是个重镇，战国时一度曾经是楚国的都城。起义军兵临城下的时候，县令等主要负责官员早就吓跑了，只有代理县丞（县令的佐官）匆忙驱赶守城军兵，在城门口抵挡了一阵，结果大败亏输，代理县丞死于乱军之中，起义军浩浩荡荡开进陈县。

几天以后，起义军安民完了，陈胜召集县中三老^①、豪杰前来开会，商议建立政权的事。三老、豪杰们一致进言说：“将军披坚执锐，亲冒矢石，伐无道，诛暴秦。兴复楚国，存亡继

^① 古代乡里掌管教化和风俗习惯的小官吏。

绝，功德无量，理应称王。况且将军号令天下，不立王号，难以发号施令。愿将军自立为楚王。”

张耳、陈余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原来魏国(今河南东北部和山西西南部)的旧官吏，他们不赞成三老、豪杰们的意见，就对陈胜说：“将军大智大勇，不顾九死一生，为天下除暴。现在称王，等于是向天下表明，您是为个人富贵而起事。请将军不要急于称王，应该尽快发兵西进，同时派人去各地立六国后代为王。这样做可以为己树友，为秦益敌。敌多则秦朝兵力分散，友众则自己势力强大。如此便会出现野无抗拒之兵，城无守卫之卒的局面。将军鼓行而西，据有咸阳而号令各地诸侯。诸侯们感激将军再生之恩，谁敢不听从您的指挥，到那时便可以建立帝业。”

孔鲋是孔丘的第八代孙子，也是个旧贵族。他附和张耳、陈余的意见说：“我讲点历史。从前周朝代替商朝的时候，就是把分封诸侯当做首要政事。将军如果能效法周朝，立六国的后代为王，那才是根本大计。”

陈胜不同意这三个人的意见，回绝道：“六国的后代，我不能去分封。周朝那样干，同我也毫无关系。另外我也比不了周王，怎么能完全效法他们呢？”

七月，陈胜在陈县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，国号“张楚”，意思是张大楚国。陈胜被拥戴为楚王，吴广做了假王(副王)。在几个月的时间内，陈胜还草创了政权机构，先后任命了一批官吏。蔡赐为上柱国^①，协助陈胜参谋军事；朱房为中正，胡武

^① 官名。战国时楚国设置。原为保卫国都之官，后为楚国的最高武官，也称柱国，地位仅次于令尹。